



网络小说的 生态性文学图景

李盛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网络小说的
生态性文学图景

李盛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小说的生态性文学图景/李盛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 7 - 5161 - 4968 - 3

I. ①网… II. ①李…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180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79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09YJC751008)

滨州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自序

我的第一篇关于网络文学的理论性文字是《论网络作家的审美创新性》，那是在2003年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研究生时的第一篇课程论文。当时选择网络文学作为论文选题范围，是感觉它能给文章带来创新性。这也与我的个性有关，我总是对陌生的理论和知识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与亲近之感。于是我在图书馆里用近一个月的时间搜材撰稿，并将其发表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的研究生专刊上。毕业后，我又将这篇文章改头换面，以《论网络文学写作主体的新质》为题发表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上。几年后，这篇文章又被山东文艺评论丛书《报告文学、网络文学评论卷》全文收录。我说这些，并不是炫耀自己，反而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在撰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并没有阅读过任何一部网络小说。那时，没有自己的电脑，甚至还不会在网上搜索文献资料。

没有阅读任何网络文学作品而进行理论思索，这是后来让我感到非常荒谬可笑的事情。在真正阅读了网络小说之后，我对当前那些有关网络文学的理论性研究文章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很多网络文学的研究者会不会也像我当初那样建立在没有阅读作品的基础之上？毕竟网络小说以海量的形式出现于网络，这对研究者的精力甚至学术生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是非常令人恐怖的事情。鲍德里亚认为，这是对象对主体的反讽，“诸如科学、技术或政治权力等主体，可能会这么以为，认为它们已经将其研究的对象，比如说自然、大众和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可是，这种看法（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压迫和异化）其实是完全可以推翻的。对象也许是在跟主体玩一场游戏，自然现象在跟科学逗着玩儿，大众是在跟媒体逗着玩儿，等等。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对象对我们的反讽”^①。其实，单就

^① [英] 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鲍德里亚与千禧年》，王文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37页。

小说文本的理论性阅读和遴选而言，网络小说已完全超出了研究者的掌控能力。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游戏，且让人看不到局势扭转的希望。传统的文学研究对象往往是经典文本，一方案头，一尺书牍，沉思数日，便可形成一篇字字珠玑的理论美文。然而网络文学呈现给研究者的是海量与芜杂，研究者要做的不仅仅是品味，更是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筛选与鉴别。因而，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对网络小说的非经典性阅读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面对网络小说，一个研究者完全可以站在精英文学的审美立场去否定它，进而将其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但这样一来，研究者便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和学理的公正性，不免有武断和狭隘之嫌。一个研究者也可以像我当初那样，不接触文学文本而进行理论研究，但这无法弥合理论和文本之间所存在的抽象与具体、同质性与差异性、简单与繁复之间的矛盾，研究结果必然有空疏与宽泛之嫌。我想，我的网络文学研究一定要建立在文本的阅读之上。

我阅读的第一本网络小说是天下霸唱的《鬼吹灯》，这还是一名同事推荐给我的。直到现在，甚至多年以后，我都坚信《鬼吹灯》是中国第一流的网络小说之一。它成就非凡，意义重大。我永远忘不了当时阅读它的情形：深夜斗室内，我坐在电脑屏前，凝神静气，尽管不时感到脊背生凉，周遭鬼影森森……《鬼吹灯》彻底颠覆了我以前对网络小说的偏见。

真正对网络小说进行理论性的探索是在2009年我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也就是撰写这本专著）以来。在这之前，我的理论思索的兴奋点很随兴，小说、电影、小品、生活现象都可能成为我理论思索的触发点。但在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之后，我不得不将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阅读和思考网络小说。我非常珍惜这次教育部课题的成功申请，直到现在还有种走“狗屎运”的感觉。因为那年，我只是地方本科院校的一介讲师。我想，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

尽管在知识面前我总是感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但二十多年的小说阅读经验还是让我相信自己的阅读能力和审美判断力。我相信有一种力量来自文字，有一种快乐来自文本。这种力量和快乐会让我痴迷。幸运的是，我在阅读网络小说的时候时常感受着这种力量和快乐。很多时候，我的午饭和晚餐都是在电脑前吃的。有段时间我的右手甚至成了“鼠标手”，一摸鼠标就酸麻……在阅读的时候，我的生活变得简单而快乐，心中时常涌动着一种慷慨而悲壮的情感。毕竟，网络阅读不像传统纸质阅读那样轻松

写意。

从生态学视野研究网络小说，我想我又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下，生态学理论因对现代主义理论的批判、强烈的现实情怀和宏伟的文化建构梦想等因素都使其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而网络小说的发展却呈现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无序状态。生态学理论的理想化、有序化和网络小说的实践性、无序化之间似乎很难达成一种默契，两者之间仿佛隔着万水千山，甚至有“风马牛不相及”之感。然而，生态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存在形态，更具有一种实践意义上的方法论特性。正如鲁枢元所说：“所谓‘生态学’，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它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一种统摄了自然、社会、生产、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观点，一种崭新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①因此，作为方法论意义的生态学与网络小说之间有着不易觉察的关联性：一是网络小说目前生机勃勃的发展状态本身就体现出一种生态性，这为生态学理论介入网络小说提供了文学性的实践基础；二是网络小说的发展状态已成为当前研究界无法回避的问题，而生态学的建设性文化立场与新世纪对网络小说的理论期待视野相契合。于是，我把生态学与网络小说结合在一起。当然，这种结合对我而言既是一种发现，更是一种挑战。

我想，网络小说最大的生态性问题在于它的“灌木丛生式”的发展状态。如果说传统文学呈现为一种生态学象喻意义的“盆景式”存在样态，那么网络文学则呈现为一种“灌木丛生式”的存在样态。埃德加·莫兰曾将文化的发展形式称为“灌木丛生的方式”，“如果说人类来自同一个主干，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精神实体的进化是以灌木丛生的方式进行的，是一些分裂发生和形态发生过程，并伴随着创造性的涌现”^②。莫兰的论述非常深刻，虽然是针对文化的发展，但也可应用于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的“灌木丛生式”存在样态包含几层意义：（1）一种未经意识形态经典化的、处于文学史之前的文学原生状态，由于缺乏外在力量的有效规训，加之网络技术的强力支持而使网络文学呈现出一种庞杂而无序的存在状态；（2）一种更多依赖于自身力量生存的，具有更多生命力、创造力

①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② [法]埃德加·莫兰：《方法：思想观念——生境、生命、习性与组织》，秦海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和包含更多可能性的文学形式，网络环境的自由性使网络文学既可遵循传统文学的原有规范，又可别开生面地自立门户，从而使网络文学场成为具有无穷的创造性和生命力极强的审美空间；（3）一种尊崇多种文学类型共同发展的文学样式，由于缺乏对主流文学观念与创作形式的推崇，使网络文学场中的各种文学样式具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权力，从而使网络文学场不再像传统文学场那样因某种文学样式获得垄断地位而形成“中心（主流）”与“边缘”对峙的文学存在格局，而是形成了“灌木丛生式”的存在样态。面对原生态的网络文学，既是我们的幸，又是我们的不幸。大幸的是我们和它共时代地处于历史的发展之中，见证着它的发展、繁荣和芜杂；不幸的是我们必须对它作出理论的回应，而这又是何其艰难！

在本书中，我主要探讨了网络穿越小说、网络玄幻小说、网络武侠小说、网络生存小说和网络爱情小说在小说文类方面的叙事特征以及网络小说在叙事的日常性、先锋性、故事性、反经典性、青春性等方面突出的叙事表征。由于研究能力和小说阅读量的限制，许多小说文类未被涉及，如网络历史小说、网络军事小说、网络耽美小说等，这势必会给我的研究带来诸多不足。我想，对网络小说的理论性阅读和遴选工作并不是我能完成的，它需要几代人，甚至许多代人的不懈努力。在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我时常有种恐慌感：读过作品之后迟迟不敢下笔，担心新近的阅读会推翻之前的阅读所形成的理论判断。直到今天，这种恐慌感依然存在。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我的阅读和研究。我想，每一次阅读和研究都是对自己的一次补充，一次延伸，一定会为他人日后的研究产生影响并留下痕迹。这本专著与其说是带有局限性的个人论断，还不如说是一个开放性和争议性的理论话语行为。对网络小说的理论言说路径很多，方式亦很多。我只是选择了一种言说路径和话语方式而已。因而，我真诚地欢迎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质疑，这些不同的声音将会启发我对网络文学的深入思考，并激励着我继续前行。

是为序。

李盛涛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滨州望海花园

目 录

自序	(1)
----------	-----

引言 网络小说的文学生态性	(1)
---------------------	-----

上编 网络小说文类

第一章 网络玄幻小说:另类的成长小说叙事	(29)
----------------------------	------

一 兴盛的原因	(30)
二 叙事模式	(31)
三 文类的文学生态性	(44)

第二章 网络穿越小说:当代文化镜像的反讽性文本	(52)
-------------------------------	------

一 当代散文式生活的反讽	(52)
二 当代悲剧性主体的反讽	(61)
三 虚幻的文化重建行为	(66)

第三章 网络武侠小说:极具文类生态性的小说文本	(72)
-------------------------------	------

一 文类的遗传性	(72)
二 文类的适应性	(75)
三 文类的变异性	(81)
四 文类的文学生态性	(89)

第四章 网络生存小说:当代生存困境的镜像式文本	(94)
-------------------------------	------

一 网络生存小说的界定	(94)
-------------------	------

2 目 录

二	以城市为背景的网络生存小说	(100)
三	以乡土为背景的网络生存小说	(109)
四	文类的文学生态性	(114)
第五章	网络都市爱情小说:当代悲剧性主体的情爱书写	(119)
一	“强女弱男”类的乌托邦爱情	(119)
二	“有性无爱”类的扭曲爱情	(125)
三	“网络爱情”类的时尚爱情	(130)
四	爱情中的主体性悲剧	(133)
下编 网络小说的叙事表征		
第六章	网络小说叙事的先锋性	(141)
一	“先锋性”概念的界定	(141)
二	审美整体意义上的先锋性	(146)
三	审美个体意义上的先锋性	(153)
四	先锋性叙事的文学生态性	(159)
第七章	网络小说叙事的故事性	(162)
一	被激活的文本性因素	(162)
二	《鬼吹灯》的“故事性”	(168)
三	《鬼吹灯》的“故事性”	(172)
四	故事性叙事的文学生态性	(176)
第八章	网络小说叙事的反经典性	(179)
一	文学反经典性的合理性	(179)
二	小说故事情节层面的反经典性	(182)
三	小说叙述语言层面的反经典性	(192)
四	反经典性叙事的文学生态性	(197)
第九章	网络小说叙事的日常性	(201)
一	生活图景的存在方式	(201)

二 文本层面的日常生活图景	(202)
三 话语层面的日常性叙述	(208)
第十章 网络小说叙事的青春性	(222)
一 网络小说主体的青春性	(222)
二 网络小说文本的青春性	(226)
三 网络小说意识形态内蕴的青春性	(235)
结语 网络小说发展的局限性、态势及其他	(241)
参考文献	(246)
后记	(251)

引言 网络小说的文学生态性

何谓生态性？又何谓文学的生态性？生态学上的生态性和文学意义上的生态性在逻辑上是否有关联，两者在文学的实践层面是否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而网络小说的文学生态性又如何形成以及怎样表现？这些问题是本书思考的逻辑起点，也是论证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 文学的生态性

生态学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外学者对之已有大量论述。在这里，生态学和网络小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那种不同学科之间的横向影响关系，而是近乎哲学上的一般与具体、方法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正如鲁枢元所说：“所谓‘生态学’，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它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一种统摄了自然、社会、生产、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观点，一种崭新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①目前，生态学已成为一种世界观的东西。拉兹洛将当今人们所处的后现代社会称为“人类生态学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乃至日常的行为方式必然会受到生态学的影响。将生态学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探究当前的网络小说创作，会克服当前主流文化观念对网络小说的偏见，因为生态学视野采取了一种建设性的文化立场，能从更为广阔的研究角度介入网络小说的研究。学者王诺在《生态与心态》一书的总序中倡导一种“跨文化研究”，“从比较文学进入跨文化研究，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到‘间性研究’，学术思想的真正挑战来自不同文学与文化传统相遇时的‘跨越的’、‘主体间性’（Trans-and cross-, Inter-

^①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subjective) 的问题”^①。并认为这种研究具有一种间性智慧,它“是一种跨文化的间性智慧,将他种文化当作另一个自我,相互沟通、理解、渗透、建构,激发各自的文化创造力”^②。无疑,从生态学视野研究网络小说体现了一种“跨文化研究”的“间性智慧”。因而,不论是从哲学的思维高度上,还是从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生态学的研究视野势必会给当代的网络小说研究带来许多突破。

在生态学中,“生态性”一词并非是概念明确、频繁使用的原发型的词语,而是在使用过程中将“生态”与“性”合并起来的后发型的词语。“生态”是生态学意义上的概念,局限于生态学范畴,体现了生态学的思想与精神要义;而“性”则表现为一种状态,一种动态特性,一种边界模糊却意旨较为明确的存在状态,一种横向的对应关系。因而,“生态性”鲜明地体现了生态学规律和特性的存在状态。顾名思义,“文学的生态性”就是指在文学的创作中或文学的存在样式中具有生态学意义上的某些特征或样态,体现出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一般来说,“文学的生态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静态特征,就是当代文学发展到目前阶段所呈现出的较为稳定的、清晰可见的类似生态学的某些特征;二是动态特征,指生态性对于文学而言并不是一个既定的完成形态,而是一个开放的、尚待建构的存在状态,它是一个过程,充满了不稳定因素,是一个在历史的相对稳定状态下不断完善、不断取得生态性的创造性过程。这种开放的、尚待建构的存在状态使文学的发展拥有了更多广阔的存在空间和良好的发展趋势。因而,文学的生态性既是一种静态的存在特征,又是一种动态的发展态势。

从生态学到文学的生态性并非只是理论上的逻辑性推演,还是建立在文学实践之上的理论总结。首先,文学的生态性发展是当今时代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性要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言的“文变染乎世情”,就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要求,一个时代的文学往往体现了共同的精神诉求和文化想象。就西方文学而论,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影响下产生了基督教文学,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产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而在进入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则产生了现

① 王诺:《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② 同上。

代主义文学。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詹明信索性将其分为“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并提出与之相应的三种不同形态的文学样式，分别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形成了各自的文学规范：“规范解体的时代是现实主义；规范重建（或者各种规范重建）的时代是现代主义；而患精神分裂症要求回归到原始时代的理想正恰如其分地代表了后现代主义一切新的特点。”^①当代社会被冠以不同的名称，拉兹洛从生态学角度将后现代界定为“人类生态学时代”，其根源在于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时代，它的文化样式充满了差异性与多样性。因而，从生态学角度看，当今的西方文化是一个生态文化与生态文学的时代。同样，这个时代也会有自己的文学以及对文学规范的独特要求。的确，从生态文化在西方产生起，就产生了生态文学，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雷切尔·卡森的《我们周围的大海》、《海的边缘》和《寂静的春天》等作品，还有爱德华·艾比的《乔纳森·特罗伊》、《勇敢的牛仔》、《沙漠独居者》和《有意破坏者》等作品。这些都被视为西方典型的生态文学。

同样，中国文学界对生态学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精彩纷呈。在各种思潮背后都能看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如先锋小说背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新历史主义小说背后的后现代历史主义文化思潮，女性主义小说背后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思潮，等等。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在一段时间内总是跟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后面奔跑，以期获得一种理论的前沿性和文学的话语权。生态文学的创作也不例外，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中国风沙线》，苇岸的《去看白桦林》、《美丽的嘉荫》，张伟的《关于乡土》、《融入野地》等作品。这类生态文学的特点是用文学形式表达一种生态学思想，就是用文学的“旧酒瓶”装生态学这一“新酒”。尽管这类生态文学在创作观念、艺术形式和审美标准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对文学的发展影响不小，如在文学的时代性、小说创作的题材类型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当然也存在局限性：一是这类生态文学只是简单地图解生态学思想，将文学视为生态思想的“传声筒”，使文学成为工具性的东西，降

^① [美]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2—283页。

低了文学的存在价值与表现功能；二是这种文学的生态性更多的只是一种文学内部事件，或者说只是一个文本性的问题，还未能涉及创作思维与文学的诸多规范问题。这种生态文学很难触及文学规范、审美标准和创作思维的改变。既然生态思想已经被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来对待，它必然会影响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对文学的影响也不例外。因而，考察生态思想对文学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将目光停留在题材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上，而应以更广阔的视野，在多元的文化谱系中探究当代文学的生境、文学的群落以及文学的生态位等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学规范与审美标准的种种变化与创新。

二 进化论：一个被误读的生态学概念

其实，生态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早在“五四”时期已经发生，且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可溯源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20世纪初，达尔文的生物学“进化论”学说传入中国，在思想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领域亦然。正如胡适断言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①可以说，文学的“进化论”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性构成，成为现当代文学建构的最有力的外在性规训力量。然而在21世纪初，当我们站在生态文化的高度来重新审视文学的“进化论”观念时，却发现它存在着许多影响误区。

在“五四”时期，“进化论”观念从西方的生物学科横移到了中国的社会学（包括文学）领域。严格说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依然属于当下的生态学范畴，但“五四”学人并未获得生态学的理论视野，只是基于学科范畴，抱着文化实用主义的目的将其拿来，于是谬误的产生在所难免。首先，从生物学的“进化论”到文学的“进化论”存在着逻辑推理的错误。其中的思路如下：既然生物秉承“进化论”思想，那就意味着今天的生物物种比过去的更高级、更复杂，从而今天的社会形态一定比过去的更为进步，进而推出今天的文学发展也比过去的文学更为进步。这种推理简直就是一个蹩脚的类比推理与三段论推理的结合，其症结在于将社会学、文学与生物学视为同构性与同质性的类别范畴。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昂奈尔·戈斯曼所说：“历史学并非一

^①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杨梨编：《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直就是高歌猛进和进步主义的。”^① 很多历史事实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文学领域亦是如此。T. S. 艾略特曾明确地指出：“艺术从不会进步。”^② 因此，我们很难断定宋词比唐诗更“进步”，现代小说比古代诗歌更“进步”。唐晓渡将这种文学的认识误区归结为“五四”文学所酿造的一个“时间神话”，“通过先入为主地注入价值，使时间具有某种神圣性，再反过来使这具有神圣性的时间成为价值本身”^③。进而指出它的负面影响：“就赋予本身并无目的可言的时间以内在目的这一点而言，新时间观体现了一种强力意志；就把时间理解为向前的线性运动这一点而言，它严重歪曲了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的本性。由于充满了紧张的期待，它很容易被情感化；由于标定了‘前方’的维度，它不可能不被事先注入价值。新时间观据此把历史截然而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既然‘光明在前’，未来即是希望，朝向未来的现实突然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含义；唯独过去成了一个负责收藏黑暗和罪恶的包袱——正如它在现实——心理中所呈现的那样。”^④ 历史证明，尽管“进化论”观念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往往被文化的激进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所青睐。其次，“五四”学人只关注“进化论”概念横移的相似性，却忽略了差异性与多样性等其他生态学观念。因而，生物学领域的其他一些重要思想被忽略了，甚至被人为地抛弃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展，生物进化论的冲击波遍及当时的学术界。受时尚所染，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将‘进化’一词引入人类学的研究。但却没有连同引入对此相关联的重要概念，如变异、选择、适应等等。致使他们对文化发展的研究只能停留在文化事项的表层，去比较共时态的差异，人为构拟文化发展的脉络。”^⑤ 此论断也非常适合“五四”文学界对于“进化论”的态度以及我们后人对整个现代文学史的规划和想象。经过一个世纪的文学发展，由“进化论”所推动的文学实践已逐渐显露出因它不适应文学生态性发展而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文学“进化论”观

① 转引自[波兰]埃娃·多曼斯卡编著《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

② [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李良忠编：《在剑桥听讲座》，中国民航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③ 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

④ 同上。

⑤ 杨庭硕：《生态人类学导论》，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念所催生的文学的先锋性使文学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文学的遗忘性以及文学的“危机论”等方面。

（一）文学“进化论”观念对先锋文学的非生态性影响

首先，“进化论”观念使先锋文学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进化论”背后的时间美学和先锋性的内在审美要求是一致的，都意在搭乘线性的时间神话抢占话语资源，以获得某种文化权力。因而，先锋性总是体现为一种创新冲动。在文学形态上，先锋性有时表现为一种思潮和运动，有时则表现为一种文本意义上的创新性。尽管“先锋性”给文学实践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总是“各领风骚三四年”，终免不了陨落的文学宿命。

为什么先锋性的文学活动如此短命？从先锋派文学思潮自身讲，它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首先，从作家角度讲，先锋作家的创新精神与守旧意识往往同时并存，形成其内在矛盾。创新性是先锋派文学思潮永恒的美学追求，因而先锋性文学思潮是一个“流动”的存在体，一个最终无法用标准尺度衡量的文学实践。但是作家为了彰显已有的文学成就，往往急于用较为固定的文学标准界定先锋性的文学活动。因而，僵化与生机、固态与液态、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成为先锋性文学群体的内在矛盾，而且成为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先锋性”就像一只困在麻袋里的疯狗，要么麻袋把疯狗闷死，要么疯狗把麻袋撕破，两者似乎永远不会和平共处。其次，从艺术角度讲，先锋思潮充满了自我否定性。何塞将先锋文学称为“自杀性的艺术”，因为它否定的正是艺术本身，“现代艺术家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邀请我们观看实属一场玩笑的艺术之片段，它本质上是对艺术自身的戏弄，因为这正是现代灵感的滑稽性质所要表达的东西。新艺术并不是嘲弄其他人或事，没有受害者就没有喜剧，它要嘲弄的正是艺术本身”^①。先锋文学一方面绞尽脑汁地进行艺术创新，另一方面也冷酷无情地绞杀着艺术。此外，在文学精神方面，先锋文学思潮存在着创新性与庸俗性并存的深刻悖论。雷纳托·波吉奥利认为，先锋文学具有追求时尚的一面，而时尚性具有不可避免的庸俗性，“时尚的主要特征是把短期内非同寻常的或一时时兴的东西强立为新的规则或规范，并很快加以接受，然后在它变成平庸物，亦即人人皆有之‘物’之后，再次抛弃它。简而

^① [西]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艺术的非人化》，[美] 布尔迪编：《思想的锋芒》（上），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1 页。